

沙島物語

· 倪惠娟

一、赤竹仔

前面臨港，背後靠海。古老的漁村看不到一棵荊竹。不論在頂赤竹或下赤竹，荊竹開花一片火紅的美麗風光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埋豎荊竹抵抗倭寇的平埔族馬卡道人，早已棄海而去。後到的泉州人應會廣植荊竹，藉以防風定沙並保障聚落安寧。久而久之，蒼鬱成林的荊竹遂成爲地名了。

童年時，我未曾在聚落見過荊竹，只對瀉湖上的老竹筏印象深刻。荊竹雖不復見，泉州人卻用血緣取代荊竹，築起一道銅牆鐵壁，阻擋外人。陳氏宗祠成爲凝聚血脈力量的堡壘。任何與聚落毫無血緣關係者，都被視爲異類。村人異樣的眼光或流傳的耳語像荊竹枝節上銳利的尖刺，足可將人刺到遍體鱗傷，心頭淌血。沒有堂號，沒有族譜者的命運，注定了聚落裡流浪。八歲的我，不了解血緣究竟爲何物。怪異的稀姓和謎樣的身世讓寄居的我們，淪爲村人茶餘飯後的話題。母親總是一百般忍氣吞聲，低調進出流言紛飛的封閉聚落。在那段被排擠的童年歲月裡，唯有黃槿樹下麗玉的大宅院是我們的避風港。開滿黃色杯狀花的老黃槿，慈悲地包容一切，庇護所有的流浪者和失根的人。

成爲異鄉人的我，經常回到沙島尋根。如今的赤竹不再是堅固的血緣聚落。麗玉的家早已夷爲平地。遠近馳名的萬三海產在她的土地上，餵飽如潮水般湧入的老饕們和觀光客的胃。再堅固的牆

也難以抵擋潮浪侵蝕，再濃厚的血緣也會被大海稀釋。古厝廢墟旁的老黃槿依舊伸展茂密的枝幹，歡迎所有的歸人和過客。

二、無根藤

沒有根，卻含葉綠素，伸出纖細的莖，不斷地分枝，再彼此交錯纏繞，織成一片黃綠或橘紅的密網。這是沙島上最具謎樣色彩的纏繞型半寄生性樟科植物。蠕蟲般細莖纏住蔓荊、馬鞍藤、咸豐草。吸器穿入寄主維管束，獲取充足的水分和礦物質。夏秋之間盛開美麗的黃白小花，圓潤的果實散發苦淡的樟腦香。在珊瑚礁石灰岩壁植被上或沙灘荒野中，只要有一小片得以容身的鹽分土地和可依賴的寄主植物，無根藤就會以單純的生存本能緊緊纏繞住寄主，展現求生的意志，直到寄主枯槁死亡。

他是聚落裡唯一沒有根的人。即使島北的大陳人都還能帶著宗譜和記憶一起逃難撤退。昭和七年，出生不到六個月的小男嬰，還來不及記住父母的模樣，生父就過身。生母將他過繼給沙島的遠房親戚後，就幾乎失去聯絡。那是大戰剛結束的夏日，養父開著動力船出海捕魚，從此一去不回。被迫改嫁的養母，拋下他。少年從旗后町流浪到綠町，再落腳在海茄冬沼澤畔的血緣聚落。村人不曉得他的來處，只知道他孤苦伶仃無依無靠，卻是聚落裡唯一熟日語、識漢字的人。憑著養父傳授的捕魚技能，他和村人去討海。不論是討網海，或是討釣海，只要能生存，再如何艱辛冒險與風浪和大魚搏命，都得以在大海中抓住任何一根浮木。

昭和之歌一首接一首在他耳際縈繞迴盪。早逝的兒子，唯一的命根，已隨風遠颺。夜裡，他偶爾夢見自己蜷曲在母親的羊水子宮中，彷彿一艘盪漾在無垠大海上的鮪釣船。說他剋父剋子，沒有族譜，沒有宗祠，沒有祭拜歷代祖先，無祖無厝，諸多糾纏不清的孽緣和責難，像強力附著的吸盤，讓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堪負荷。如果生命可以回到原點重新開始，他但願自己是一棵有根系有血

脈、枝葉茂密成蔭的大樹，牢牢地扣住泥土，不再飄泊，不再仰賴任何依靠，更不會失語，失根。

三、菟絲子

吐出左旋纏繞的絲狀莖，糾住沙灘上的草本植物，甚至纏住無根藤，重寄生。無根，無葉。柔軟的身軀趴在地上，可憐模樣讓人既同情又迷惑。纖細柔弱的莖伸出敏銳的尖端後，便迫不及待尋找寄主植株的氣味和方向。一旦攀住寄主，即像鬼魅般纏繞不放，細莖再不斷地生出吸器，侵入寄主韌皮組織掠奪水分、養分和礦物質。當大量繁衍蔓延的細莖交織成一片金黃色，完全理不出頭緒的絲網時，寄主的性命也岌岌可危，甚至乾枯死亡。至於包藏禍心的菟絲子早已趁早抽身離開，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。

海風強勁地吹向沙灘，拂過平原菟絲子纏繞馬鞍藤的沙灘荒野，再穿越礁石砌的牆。阿麗尖聲淒厲的哭喊，彷彿一株衝向天際燃燒殆盡的瓊麻花軸，深深地穿入寂靜的夜空。阿麗大我五歲，才剛從隔壁中洲聚落嫁到村裡，住在面港的大宅院。在菟絲子綻放淡黃色鐘狀花的季節，她會徘徊荒野埋頭拔採，因為婆婆愛喝菟絲花莖煎煮的藥水。坎坷的命運像絲線緊緊地纏住阿麗。阿爸出海失蹤，姊姊和渡輪一起栽進港口水域中，化作林投林外墳塚內的二十五位淑女之一。本以為找到好依靠，沒想到公公和丈夫卻在海上發生火燒船，連同船骸餘燼一起葬送大海。婆婆咒罵她帶煞，剋父剋夫。厄運如瘋狂寄生的菟絲子，輕易地嗅聞到阿麗悲傷的氣息，然後以鋪天蓋地的濃密絲網覆蓋住阿麗的一切，包括阿麗青春的肉體和一顆荒蕪的心。

十三歲的我才剛進入豆蔻年紀，還不識真正的愁滋味。正值花樣年華的阿麗，已從新嫁娘變成寡婦。殘酷的命運之神吐出絕望的絲，將阿麗纏到無法呼吸，容顏枯槁，心如死灰。討海的大家族僅剩下幾個瘦弱的女人、小孩、辦不完的葬禮，以及像海潮般，永無止境的哭泣聲。

四、馬鞍藤

在沙灘上綻放著旋花科特有的漏斗狀紫紅色合瓣花，宛如一支支小喇叭朝向湛藍大海，伴著海風和浪濤一起吹奏美麗的樂章。爲了抵抗強風與海潮，節節生根的藤莖匍匐地面或鑽入細沙，縱橫沙灘、礁岩和礫岸。豔陽高照的藍天下，壯麗的馬鞍藤紫紅花海讓海濱草本精靈們，都必須向這位沙灘皇后俯首稱臣。可惜的是，花朵雖嬌豔，卻朝開暮謝。若不幸遇到無根藤和菟絲子的寄生糾纏，再堅韌的藤本生命也會走向滅亡。

阿麗未出閣前，是一朵燦爛的花；嫁到聚落後，人生變了樣。我經常見阿麗穿越電石渣塩塘密布的海岸，坐在馬鞍藤盤據的沙丘上凝望大海，彷彿正在尋找丈夫返航的船隻身影。厄運如天譴般的糾纏，加上婆婆銳刺般的詛咒，讓她身心備受煎熬。有一天，阿麗發瘋了。她從海邊狂奔回聚落，頭頂和身軀纏繞著數不清的菟絲花莖和紫花馬鞍藤，像風一樣穿梭在聚落迷宮般的狹窄巷弄裡，不停地喃喃自語，不斷地傻笑。村人議論紛紛。有人說，阿麗一定是中邪。也有人說，阿麗被木麻黃林外防空壕和荒塚的惡靈附身了。在樹下織網的花蕊姨總是嘆氣說：「十八歲就守寡，真是歹命查某。」我常在傍晚放學的路上，被突然從林投灌叢竄出來的阿麗嚇到呆住。有幾回，被她瘋狂追趕的妹妹甚至需要母親帶去收驚。又一個夏日午後，阿麗突然失蹤了。不久，有人在島北山腳下的礁石岸邊發現她被潮浪浸溼，身上裹著薄衣，冰冷的軀體纏繞著雜草和紫花馬鞍藤，水晶般的容顏竟還帶著一抹蒼白的微笑。阿麗終於擺脫糾纏不清的夢魘，用死亡結束人生。聽說，阿麗至今仍會在日出或薄暮時分，站在菟絲糾纏馬鞍藤的沙灘上看大海。夜半出海的漁民甚至還看到阿麗靜靜地坐在珊瑚礁岩上，梳著長髮，輕聲歌唱。紅顏薄命的女人像一朵朝開夕謝的花，被風吹落地，化爲一則流傳海濱聚落的孤娘傳說。

五、寄居蟹

沒有殼，無法自己建造殼屋，卻縮進別人製造的殼。半硬半軟的肉身是甲殼綱寄居蟹必須接受的演化宿命。爲了隱藏柔弱的腹部，堅硬的殼是最佳的保護。終其一生，寄居蟹都藏在腹足綱軟體動物螺類的死殼裡生活，並隨著成長不斷地尋找適合棲居的空殼。一年到頭，牠總是忙著躲藏、尋殼和換殼。即使擁有鐵甲般的上半身和堅硬尖細的螯腳，若失去殼，就無安全感。所以，不論是厚重的或輕盈的殼，只要可以背著到處走，都被牠視爲寶貝。大海漂來的空螺殼，甚至陸地上的蝸牛殼，都能成爲暫住的居所。擁有殼，即擁有宇宙。棲息在潮間帶砂質灘地或海岸林灌叢內的寄居蟹，是沙島海岸最沉重的漫遊者。

玲子沒有自己的家。她是聚落裡唯一無殼的女人。如果父親沒有賣掉魚塢、磚瓦窯，連同母親的三十甲土地嫁妝，她或許仍住在府城鄉下大宅院。如果父親未被誣陷通日通敵罪名而去坐黑牢，她也不會流落港都，更不會來到風浪滔滔的沙島。爲了尋找棲身之處，她帶著孩子們穿梭聚落。只要能避風避雨，就隨遇而安。她換過聚落內各種不同的厝：土角厝、磚瓦厝、薄板木屋、三合院灶腳，甚至鬧鬼的宗祠小閣樓。她還記得，在離開沙島前最後的居所是水泥小洋樓。但這畢竟都是別人的家。賣米的九霞孀常來催繳房租，還屢次對她大聲咆哮，並嘲諷說「寄生仔占古螺仔殼」。玲子無力招架，只能縮進屋內躲藏。男人去討海，鮑釣船一出海至少半個月。無枝無葉的她，四處奔波籌錢。撤退到島北的大陳義胞都能分配到房子安身立命；她卻宛如顛沛流離的逃難者，不斷地寄人籬下。花蕊姊曾經苦勸她，離開聚落，離開島。但是她連人力三輪車的車錢都付不起，遑論坐船到對岸。

「嘿！嘿！嘿！嘿！一隻鳥仔哮喘救救……」夜深人靜時，玲子總是輕輕地哼唱這首歌。找嘸藪的鳥兒啊！該去哪裡歇息？幽怨的曲調道盡她有路無厝的心酸。世界之大，卻無安身之處。她多麼渴望有一天擁有自己的窩！不須搬家，不再流浪，更不再像蟹族一樣，永遠寄居在螺族的死殼內，尷尬地

生活。

六、領角鴞

「不——不——」的單調鳴叫聲，誰能聽得懂？在黑夜中豎起角狀耳羽，瞪著一雙火紅大眼睛，獵尋蛇鼠蜥蜴的夜行性猛禽，展開寬圓的羽翼，安靜無聲地在森林中飛行。領角鴞是海岸季風林最神祕的夜行者，叫聲和身影既陌生又熟悉，像故人在夜夢中輕聲召喚異鄉人。

國二那年，來自旗后的阿雲提著鳥籠來上課。籠裡的怪鳥扁著一張臉，雙眼緊閉，完全不理睬正因牠引起騷動的喧嘩吵鬧。那是阿雲神通廣大的哥哥趁颱風來襲，冒著被逮的危險進入旗尾頭仔，在血桐林內捕獲的貓頭鷹。她還炫耀每天須餵三斤豬肉！阿枝說她真羨慕每餐有豬肉吃的貓頭鷹。對我們這群來自南方漁村的孩子而言，豬肉是奢侈品。母親偶爾會帶一塊肉回來，但那是向刮豬琴賒帳十塊錢才獲得的美味。然而我更欽羨阿雲擁有一隻來自海岸森林的貓頭鷹作伴。聽說，貓頭鷹了解那座山的一切和隱藏在山裡的祕密。擁有一隻貓頭鷹，彷彿同時擁抱一座山和一片海。

十五歲的我，沒膽量遠征旗后，因為須穿越淒涼的林投灌叢、公墓荒塚及木麻黃防風林，更別提被軍事管制的山頭。山是禁區。旗后山比大海更遙遠，更神祕。將離開沙島時，阿雲眼眶泛淚說，她很想將貓頭鷹送給我，好讓我睹鳥思人、回憶沙島的山與海。我多希望能收下貓頭鷹解鄉愁！天光隱沒的夏日，阿雲站在渡船頭向我大聲說再見。迎面撲來的海風中，我彷彿聽到領角鴞「不——不——」的叫聲。那是我最後一次記住阿雲的長相，圓溜的大紅眼和扁平的大鼻臉，竟像極了領角鴞！渡輪搖向哈瑪星時，我也牢牢地記住旗后山的模樣。

中年的我再回沙島時，阿雲早已不知去向。解除軍管的旗后山成爲我的聖山。血桐林仍舊茂密。數量頗多的蜥蜴蛇鼠應足以確保領角鴞棲息繁殖吧？牠一天到底吃多少肉？我如此思忖著。領角鴞會在星夜乘著海風飛行嗎？會在暗夜濤聲中對著月亮歌唱嗎？走著走著，「不——不——」的三聲

單音突然從山頭上密林傳出來，伴隨海濤單調的節奏，響徹黃昏寂靜的海岸。呵！那是領角鴉的叫聲？還是阿雲的呼喚？呼喚我走進那已逝的年少時光……

七、斑頸鳩

沒有華麗的羽毛，毫不起眼的灰褐身影讓牠幾乎被眾聲喧嘩的世界遺忘，然而從暗紅色的喉嚨裡卻迸出低沉富磁性的叫聲。一旦豎起耳朵細心聆聽，餘音裊裊的斑甲聲肯定令人無法忘懷。「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」三聲鳴劃破天空，旋律由高而低，雄渾嘹亮，曲調悠揚，音色純淨，不帶一絲雲彩。簡潔的音符像密布在黑色後頸上的珍珠狀白色斑點，串起一首如歌的行板，清澈似笛簫樂音的天籟充滿古早的召喚。斑甲啊，斑甲！沙島大地上最孤獨的吟遊詩人，彷彿訴說著一場熟悉又模糊的夢，一段似近似遠的往事，隱藏著淡淡的鄉愁和思念。

熱愛旗后山的弟弟最聽得懂斑頸鳩的歌聲。他說斑甲的叫聲是那麽恬靜悠遠，彷彿可聽到浪濤正在耳邊拍擊寧靜的海岸。傾聽斑甲伴隨海浪節奏此起彼落歌唱時，煩躁的心頓時即沉浸在一片深邃湛藍的大海中，孤寂的幸福感會在神祕與寧靜的氛圍裡如潮水般湧現，一寸一寸滲入肌膚。我們在小葉欖仁淚灑大地的春日裡，回到沙島追斑甲，聆聽斑甲念歌詩。正在榕樹林覓食的麻雀和白頭翁，發出嘈雜喧鬧聲。穿越隧道後，熟悉的三聲啼轉透露一隻斑頸鳩棲息在木麻黃的行蹤。隱藏在草海桐的同伴隨即回報低沉的「咕——咕——」二聲鳴。高音與中低音的和鳴是沙島最扣人心弦的二重奏。我們總是在珠頸斑鳩迢遞悠遠的詠唱中，看著一波波湧浪，直到金星懸掛在海崖上。

初秋清晨，我再度行走在海岸季風林。斑甲歌聲依舊響徹雲霄，悠揚不輟的旋律淹沒眾鳥鳴聲。「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」，四音階的曲折鳴轉彷彿片片落葉隨著風的流動，錯落有節地自雲端輕輕飄下。那應該是告別枝幹，和風一起去遠行的弟弟，送給我最美麗動聽的秋日詠嘆調吧！「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」，今日聽起來，多了幾分孤獨與滄桑。再會吧！無法再歸巢的斑頸鳩啊！我心愛的遊唱詩

人，再見了！

八、紫斑蝶

張開宛如天啓的寶藍色翅膀，循著遷徙路線抵達大武山系的溫暖山谷，集體越冬棲息，只爲了在隔年春天延續世代生命。一棵棵掛滿紫斑蝶的蝴蝶樹凝聚演化的生命之謎。四月初，倖存的個體再度沿著春季蝶道各自展開新的奇幻旅程，飛向食草和蜜源植物充足的繁殖地。春日將盡時，陸續羽化的紫斑蝶穿梭於亞熱帶季風林和海岸林，開始追逐夏日的光線和氣流，然後在每個舞動的瞬間變換著藍靛紫色的光芒，點綴在藍紫羽翼上的白斑像翻飛的海浪。這是沙島海濱閃耀神聖藍光的鱗翅目精靈，遇見牠，靈魂也會發光。

他的一生像蝴蝶一樣都在險境中度過。在薄板木屋出生的早產兒，一個月沒睜開眼，明華醫生搖搖頭嘆氣離開了。奇蹟般見到光的小孩好不容易長大，翅膀卻承載太多沉重的生命負擔。被禁錮在玻璃藥瓶內的肉身像一隻折斷翅膀、鱗粉剝落、耗盡脂肪體的紫斑蝶，無法離開越冬的幽谷，繼續完成另一段長途飛行。蝶樣的人生，既短暫又絢麗。在七彩花朵繽紛如雨的彼岸天空，藍色琉璃光是否正閃亮？

初夏薰風揚起時，我獨自踏查海岸季風林，記錄去年發現的紫斑蝶棲地。山腳下向海的白水木林內，數十隻斯氏紫斑蝶和小紫斑蝶，以及混棲的琉球青斑蝶正隨著滲透葉隙的陽光，時而振翅伴隨滑翔，時而攤開翅膀吸收熱能，跳起幻彩之舞，從枯葉般的黑褐色調轉變爲不同層次的水藍、深藍、淺紫和濃紫。我以爲守住這片富含植物鹼的海岸林，就能擁有沙島最神聖的光之殿堂。夜夢中，寶藍色的蝶翼在我腦海裡顯影，久久揮之不去。那究竟是蝶，還是早逝弟弟的身影？用無比堅強意志和柔弱身軀追逐神聖藍光的生之鬥士啊！但願我是一朵可以讓你停憩的藍花，承載○·五公克的重量是我最甜蜜的負荷。

九、灰黑沙

究竟從何而來？又往何處去？源自島嶼中央背脊黑色片岩、黑色頁岩和灰色砂岩被磨蝕的碎岩屑和沖積土，經河流搬運流入大海。砂泥質沉澱物堆積於遠岸深海或近岸淺海，被翻攪的海浪和沿岸裂流依季節風向搬來搬去。充滿傷痕的灰黑沙再以各種粒徑、比重、密度、色調，在海灘層層堆疊來自諸山、溪流和海洋的歷史軌跡。

黑色海濱是各種灰色的總和，像一顆懷著不同憂傷層次的心。雙腳一旦踏上柔軟細緻的灰黑沙灘，就彷彿深陷古老的黑洞。聽說，沙子也會哭泣，在起風的時候。早逝的弟弟沙漏已盡，化為生命之河的微細塵沙，隨風遠去。聽說，沙島的沙有磁力，可提煉回憶。擁有它，就擁有一切。從遙遠異國返鄉的大姊帶著小孩，輕輕地掬起一把又一把的灰黑沙，裝在玻璃瓶內，封住所有的想念。這是故鄉最獨特的沙，沙島的根，怎可忘記！



倪惠娟

〉 作者簡介

出生於高雄市旗津。畢業於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。
曾獲「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」散文類優選，「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」散文類評審獎。

〉 得獎感言

我以為書寫應該是一種召喚，可以召喚出不同時空的時代圖像與人生風景，並且讓自己進入一個無限寬廣和想像的文字世界。

評語
李志蓆

這篇散文寫沙島旗津，全文共分九段，以植物和鳥獸意象喻人，緬懷旗津人事種種，自有其創新之處。作者自然知識豐富，描畫細緻，文中談及之鳥獸植物或岩沙地質，均為旗津本色，亦為這篇作品增添不少的可讀性。

當中「赤竹仔」寫旗津聚落的宗族性；「無根藤」寫無根飄零的老人；「菟絲子」和「馬鞍藤」寫命運乖舛的少婦阿麗，剋夫剋父的傳言終將她逼瘋、逼死；「寄居蟹」寫沒有家的玲子；「領角鴉」寫國中同學阿雲；「斑頸鳩」和「紫斑蝶」兩段寫早逝的弟弟；「灰黑沙」寫作者和大姊對故鄉的回歸。整個結構可謂觸角廣泛，涵蓋面甚廣。

唯一缺點，在於形式排比太過刻意。文中每一個主題，寫得深入，都可以獨立謀篇而成佳作；但放在一起篇幅不多，以至於每個段落的人物刻劃都不夠深刻，故事或背景亦都不夠完整，此亦為十分可惜之處。